

微访谈

刘大为,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、《当代修辞学》杂志主编

生活周刊: 现在的趋势是网络语言和现实语言相融合, 难分难解, 有人认为这是对汉语的侵害。您觉得呢?

刘大为: 把现实语言和网络语言做二元划分本身是个伪命题, 我认为用“正式用语”和“非正式用语”更贴切。网民有情绪需要表达, 用游戏的方式消费语言、寻求快感, 以及表达审美态度, 这种状态由来已久。而大众传媒为了亲和力, 使用非正式用语, 推动其进入词典, 也很正常。像《人民日报》就用了“给力”一词。不过这毕竟是非正式的, 和正式用语还是有区别的, 是不是收入词典, 主要看通用性和生命力, 这也是社会所认可的。

生活周刊: 那您怎么看网络用语大量出现在正式的文章中, 特别是年轻人?

刘大为: 民众对社会的关注, 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网络。那么你写文章, 必然会使用网络语言, 不然怎么指向特定的社会现象、表达自己的感受呢? 关键不在用了几个网络词语, 而在于用什么态度。你纯粹基于游戏心态当然可以, 但这大概写不出具有社会意义的深刻的文章。所以, 没必要强行规定, 态度最重要, 用一些网络词语很正常。

不过起初, 主流社会对此是有所排斥的。早在2000年, 上海、北京等媒体就开始讨论“网络语言对汉语的侵害”。有语文教师表示, 学生作文频繁使用“哇塞”“酱紫”“BT”“PF”等词汇, 令他们不知所云。偷看子女日记的家长, 对小孩的“天书”更是异常恼火。

相映成趣的, 天涯和猫扑曾于2004年发起“年度十大网络流行用语”, 除了“做人要厚道”“出来混迟早要还的”来自影视剧, 其他如顶、沙发、弓虽、潜水等虽是汉字, 在网上使用时内涵却大相径庭, 以至于有人感叹“超半数不知所云”。

“那时候的网民以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人居多, 他们刻意想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那一面, 而语言, 是最直观、最方便的表现形式。你看不懂就对了。”顾晓鸣分析。可以想象, 彼时, 一个不怎么上网的人如果去各大论坛逛一圈, 必定会觉得, 网络和现实有两套话语, 分处两个世界, 截然不同, 难以沟通。

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编纂标准上, “两个世界”的区别一度体现得十分鲜明。“现汉”第一版诞生于1978年, 5年后出修订版, 恰逢改革开放初期, 新事物、新词汇不断涌现, 但编纂者反应偏慢, 调整较少。2002年、2005年第四、五版相继面世, 正是网络语言冲击力抬头的阶段, 编纂者仍未紧跟步伐, 仅收入了网民、伊妹儿、亲和力等不算新词的词条。

“我们的修订原则是: 植根学术, 跟进时代, 贯彻规范, 系统稳妥。”著名语言学家、多次参与和主持“现汉”编纂工作的江蓝生, 给出了官方层面的标准。“对一些没有定性、尚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的新词语、新用法, 我们的收录宁可滞后, 也不超前。可改可不改的, 暂时不改; 可上可不上的, 暂时不上。”

网民可管不了那么多, 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去后, 网络语言日益发达, 尤其在微博、网购崛起后。雷人、给力、悲催、杯具、XX帝、亲、包邮、秒杀、宅男等词层出不穷; 还诞生了诸多“体”, 如梨花体、淘宝体、凡客体、高晓松体……网民的创造发挥, 印证了语言学界流行的一句名言: “语法永远是生活语言的跟屁虫。”

网络照进现实, 傻傻分不清楚

新中年, 微博控, 逃离北上广, 吊丝……

微博、网购还产生了另一个效应。如果说, 此前的话语世界被分成了现实和网络这两个世界, 那么, 它们的出现则让两者“合体”。用《头脑风暴》主持人袁岳的话说: “虚拟空间”和“现实空间”的两分法是老一代的发明, 应该被“线上”和“线下”所取代。

身为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, 袁岳对90后做过详细调查, 还写了《我们, 90后》一书。他发现, 近六成大学生, 在线下没有一个说得上的朋友, 相反, 在线上则有二十来个。他们较少去百货商店, 衣服、饰品多数通过网店购买。网游伴随着其成长。“对他们而言, 网络不仅不是虚拟的, 而且是最实在的。”既然90后的话语世界是统一的, 他们在作文中用“火星文”也自然而然, 反倒是老师和家长大惊小怪, 因为后者的话语世界依旧分裂。

但这种分裂并非不可弥合, 并且现实中正在弥合。香港文化人马家辉做过一个颇有意思的观察: 尽管“微博控”以年轻人人居多, 但中年人的影响力不可忽视, 特别是以任志强、许小年、李开复、于建嵘等学者、企业家为主。马家辉统称为“新中年”。

为什么新中年人会有势力呢? 马家辉分析, 微博有四大功能: 交换资讯、放大情绪、动员和沟通, 而中年人拥有资源, 包括时间、金钱、人脉和故事, “一旦他们上微博, 把整个资讯平台拉开, 把情绪爆发出来, 就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这些功能。这是年轻人所缺乏的。”

网络和生活结合得如此紧密, 陌生人社会速度迈向熟人社会, 于是, 语言也不再刻意区分网络版和现实版。

2010年“涨”字位居“年度汉字”之首, 其大背景, 正是当年的物价上涨, “逗你玩”“姜你军”“糖高宗”“油你涨”等说法也不胫而走。2011年则成为“文体年”, 蓝精灵体、秋裤体、颈椎体、TVB体火爆一时。由蓝精灵体衍生出的会计版、HR版等等, 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职场人的黑色幽默。“我爸是李刚”“逃离北上广”等吐槽, 更是直戳现实的要害。

今年大行其道的则是三种青年, 吊丝、细软跑, 加之流行多时的压力山大、悲催、杯具等词, 所谓“网络语言”和“现实语言”之间已傻傻分不清楚——PM2.5到底是从网络还是从现实火起来的, 真的很重要吗?

流行语的发展途径只能有两种, 一是消失, 即在使用中被淘汰; 二是被接纳, 进入一般词汇。

——语言学家 劲松



预测

Prediction

囧: 作为窘迫、等词的代名词, “囧”已经流行很多年了, 完全渗透到日常话语中。令人稍感意外的是, 第六版现汉延续了“光明、明亮”的解释, 并未收入这个新义项。不过, 如果人们继续使用下去, 下一版增添新义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

枚: 现汉的解释依旧是“多用于形体小的东西”, 但“一枚女子”“一枚胖子”“一枚文艺青年”等说法早就不稀奇了, 词典编纂者不妨考虑扩大其用途。

吐槽: 《咬文嚼字》编辑部列为2011年度十大流行语, 定义为: “给人难堪、抬杠、掀老底、拆台, 多用于嘲笑、讥讽、抱怨, 甚至谩骂。”用法主要有两种: 揭人家老底——批评别人; 揭自己老底——表述心声。今年吐槽流行依然, 且有成为口头的趋势。可以想见, 它极有可能列入下一版现汉。

毒舌: 毒舌评委、毒舌女、毒舌男……那么多词汇飘荡在中华大地上, 词典编纂者, 你们好意思不收入吗?

剩男、剩女: 这两个词第六版现汉视而不见, 修订本负责人江蓝生解释: “对于因种种原因不能够及时结婚的人,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原因, 把他们说成‘剩男’、‘剩女’, 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不够尊重人的, 所以我们不收。”人道关怀可以理解, 然而循此逻辑, 新版现汉为何又收入了同样含贬义的房奴、车奴呢? 人家沦为奴, 也是“有各种各样的原因”的啊!

吊丝: 鉴于该词不雅, 或许永远无望被收入现汉。但这丝毫不会减弱其流行程度, 而且看趋势, 大有汇入日常话语的势头。与其同样命运的, 还有高富帅、白富美等词。



变迁

Vicissitudes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1978年正式出版, 至第六版已经作了5次修订, 迄今已印刷400多次, 发行5000万册。

第一次修订(1983年), 收录条目56000条。总的说来, 第二版和第一版相比差别并不大, 去掉了一些“文革”期间的语言和词汇。

第二次修订(1996年), 这段时间正好处于改革开放初、中期, 反映新事物的新词语、新词义也相应迅速增长。修订后收录条目60000条。

第三次修订(2002年), 2002年的第四版又叫增补本, 收录条目61000条, 增加了1200多个新词语。

第四次修订(2005年), 第五版共收录条目65000多条。

第五次修订(2012年), 共收录条目69000条, 并按照语言文字规范, 对一些词语做了统一的修订, 配合注释增加了近百幅古代器物方面的插图。